

灵兰别薛



书法静静, 养生淡淡, 而两者核心都是精、气、神, 彼此相通, 真所谓“吾道一以贯之”。

不要只见电脑、洋文的铺天盖地, 另一端, 国故热也在悄悄地、悠悠地抬头。大凡事事物之趋向极端, 必然朝相反逆转。《老子》说: “大道废, 案有仁义”, 这里引喻欠当, 道理却一样。科学再发展, 时代再进步, 拉丁文字再流行普及, 汉字愈显尊贵, 我们祖先所创造的甲骨、金文、篆籀、八分、汉隶、草书会更显示出它深邃的智慧和不朽的艺术光焰, 与时俱进中, 汉字不灭的!

汉字书法的外形美, 体现着内在的精气神。古人虽说: 气韵第一, 形质次之。但无形的韵气毕竟是通过有形的笔墨线条来反映的, 因之深究笔墨是基础, 提高则更靠字养, 功夫在字外, 否则徒然只能成书匠。弘一法师的书法境界高, 形简淡, 因功德圆满其中, 仅从字面摹仿, 每每画虎类犬, 贻笑大方。

关于书法的奥秘, 古人演绎得天花乱坠, 这里长话短说, 它的两个要素是用笔和结字, 前者可谓为造屋的建筑材料, 后者则是房形外貌, 赵孟頫说: “结字因时相传”, “用笔千古不易”, 乃金石之言, 尹默先生一生发覆用笔精微, 书起明清之衰, 重辉晋唐境界, 屹立于里程丰碑。所谓用笔的宗旨, 主在中

锋, “令笔心常在点划中行”, 要做到中锋写字, 历来有“横划直落笔”的解释, 不善学者成了写美术字, 与中锋越走越远。其实要做到中锋, 关键在腕底有力与否, 有力则落笔轻, 如“点水蜻蜓款款飞”, 同时腕底疾转, 万毫钧发, 逆向纸面行笔, 从而保持中锋; 腕底无力则落笔便成一大墨团。拱德卿先生五十年前给我来信说: “用笔要能涩,

临池颐养

潘华信

宋人所谓撑水上水船, 用尽力气, 不离原处”。原信幸保存迄今, 前周慧珺见了, 赞叹说: “老师写得真像颜鲁公祭侄稿。”信中强调涩字, 实指笔心与纸呈逆势, 以保证中锋。撇捺点横竖无不理同, 复以提按使转, 则用笔之道思过半矣。也不是说禁忌笔心偏边的偏锋写字, 间中、偏错落, 也出奇趣, 但因偏而废中, 不免本末倒置。中锋厚实, 偏锋薄薄, 从来是评判书法高下的一个依据。

勤练腕力之外, 多看博览是关键, 尹默先生主张白二王到鲜于枢下便不可学, 是高标准。我酷嗜董其昌、王铎, 生、熟各臻其极, 烙印在脑, 可以避俗。或晴窗, 或雨雪, 居家品茗读帖, 与古人心会, 自谓葛天民之乐, 无踰于此了。幼时上街, 我积习是看名人所写店铺招

牌, 考究的写者有王福庵、马公愚、谭延闿、谭泽闿等, 心追手摹, 比划长进。而泽闿先生是我父亲故交, 1950年前后来我家走动, 他形魁声洪, 未进门, 音声先到。当时送我父亲一本旧拓宣纸本定武兰亭, 我临写久年, 其时不识《淳化》《大观》, 更未见唐人双钩右军墨迹影印, 这本兰亭引领我步入了右军的法书殿堂。前先大父等在今延安路上所经营的“浦东银行”, 四个遒劲的大字由黄炎培先生题写, 迄印象在心。黄赠我家书作甚多, 其中一联: “大量容人, 小心处事, 正身率物, 屈己为群。”大父引为座右铭, 一直悬在客厅。

综揽古今, 不必哀叹近时的式微, 我们的时代也有辉煌的一面, 撇开数十年来之成就与贡献, 可以沈尹默、陆俨少、周慧珺为代表, 三位的书法皆精气神磅礴其中, 沈以精胜, 周以气胜, 陆以神胜, 是我们时代的骄傲, 不输给明清, 传得下去的。

中医说: 人体三宝气、精、神。乃立身之本, 临池则与颐养相通: 凝神濡毫则清心, 怡然自得, 远名利, 忘宠辱, 百脉通, 五脏和; 聚精运笔则精气内敛, 脏器固密; 屏息使转, 则肺肝调达, 吐纳舒和; 纵放淋漓, 使神气融逸, 血脉匀行。书家长寿, 我想道理就在其中。少年学字, 可致静谧, 坚实根柢以策前程; 老人学书, 聊补前生欠缺而颐养性情, 是长年之道, 亡羊补牢, 实未为晚耳。

丝路的东端在奈良

李黎

横亘在中华北方大地上, 有两道至今犹存的历史遗迹: 万里长城和丝绸之路。那高耸的石砌长城的意象是防御、阻挡、排斥和抗拒; 而丝路却是善缘友好的延伸、探索、交流与接纳。

从前去丝路, 无论是陕甘的河西走廊或者新疆的天山南北, 感受到的都是面朝西方的交流展望, 是中土通往西域以至西方世界的起点, 也是西方东来的交汇与终点。而每次去京都, 则是沈浸在日本精致优雅的神意美学里。我从未曾把这两处截然不同的地方: 西域和日本, 联想到一起。

然而上次在奈良, 却格外感受到唐代中华的艺术人文宗教, 流传至今影响依然鲜明, 而且竟把遥远的丝路和眼前的京都连在一起了——西域粗犷广漠的黄沙, 竟与京都纤细温婉的庭园寺庙连在一起, 岂不是不可思议?

这一切, 始于观赏了大画家平山郁夫画玄奘法师的“大唐西域壁画”。

奈良不仅有纪念玄奘

“胡僧”之作。记得在敦煌莫高窟里, 面对那些优美瑰丽的壁画, 我目眩神迷之际的感动简直要用“震撼”来形容。到了奈良的法隆寺——世界上最古老的木造建筑, 我惊讶地发现寺里的伽蓝壁画, 那唐代风格竟然跟敦煌莫高窟里的如此相像。甚至让我联想到, 在新疆和田——玄奘时代称为于阗的古丝路南北道枢纽, 看到荒漠中被流沙掩埋了千余年, 2003年才被偶然发现的世上最小的佛寺, 四壁上那残缺但依然精美的唐风壁画, 也是一脉相承的。



一千多年来, 那迢迢而温柔的丝绸之路, 不仅只是通往西方, 其实也从长安朝东行了。那个秋日在奈良, 欣赏完平山郁夫的“大唐西域壁画”出来, 看见画殿近旁有一间写经道场, 捐献日币两千圆, 可以抄写一篇“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厅里安静抄经的人还有不少, 我取了笔砚坐下来, 一千三百多年前玄奘法师翻译的无比优美的经句, 在我恭谨的一笔一划下出现了。书写中的心情宁静愉悦; 跨越太平洋的旅途的劳顿, 一整天探幽访古的匆促奔波, 在写下这些字句时如水流过如冰消融。在寺里抄经, 这是我前所未有的经验; 而这第一次, 竟然不是在中国, 不是在西域, 不是在印度, 而是在奈良。

这条漫长而柔美的丝路, 跨越时空, 超越了无数人为的障碍与破坏, 不仅朝西绵延也往东舒展。千余年后的我, 一个渺小的旅人, 在丝路的这一端, 只能以虔诚的心书写经文一叶, 献给那些走出这条文明史上最伟大的道路的行者们。

无论是屠开元教授、左英奶奶, 还是陈友群、陈炼父子, 只要我们真诚、踏实、智慧、感恩、善良、坚强, 在生活中的每一天都在传递着信息, 而这种传递就是一种善举。



闲吟集

赵首先

鹤望兰

引颈仙姿欲向天, 翡翠枝头凝顶丹。不让岁寒三挚友, 迷醉君子后入禅。 兰溪且停亭读李渔楹联

楹联

溪山竹影遮晴日, 水流旧声有琴音。且停亭外听仙语, 明白多少糊涂人。 注①: 李渔 题兰溪且停亭楹联

为: 名乎利乎道路奔波休碌碌, 来者往者溪山清静且停停。 查干湖冬捕① 平湖冬月白玉盘, 红鲤风香渔歌远。 酒托青鲢乱梅花, 一网金秋不使船。 注①: 查干湖位于松花江畔的前郭尔罗斯草原上, 蒙古语意为白色的湖。凿冰撒网, 祭湖饮酒, 有一网三十万斤的记录。原始渔猎方法被列为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日本, 也和其他地方一样, 乡村冷清, 城市热闹。周六下午, 大阪心斋桥的步行街, 人流熙攘。 由于无须再购物, 所以轻松四顾, 步行街不宽, 以百货居多, 不像京都四条通花见小路一带, 有着令人眼花缭乱的糕点铺。沿街铺子门口年轻女孩的叫卖招揽, 除了语言不同, 神情与国内无异。行人所穿衣着与上海所见也差不多。人流中比较多的是结伴而行的年轻人, 也有一家三口, 往往孩子活泼而夫妇文静, 偶有穿和服的老年夫妇, 男的走在前面, 女的间隔几步距离, 跟在后面。也有年轻人在路口合奏乐器。 在小马路的交叉口, 红灯亮着, 但没有车, 人们先是站着等, 后来, 陆续有人动步, 接着, 在红灯前大家一

多年以前, 在采访我国骨科界的前辈屠开元教授时, 他两次谈到我国医药卫生界杰出前辈左英奶奶说: “文革”期间, 人们的生活都不是很好, 左英给他们送过糯米粉和黑芝麻馅, 让他们在那个特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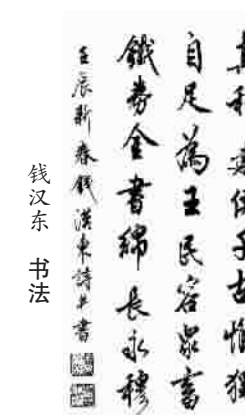
所言: 爱人者, 人恒爱之; 敬人者, 人恒敬之。 此次看到陈炼先生的《曾经的元宵节》。我又一次想到了那次采访, 确实, 三十岁以上的上海人都会记得那曾经的元宵节, 那时一家人的忙碌和趣事: 大人们一个在和面、一个在包元宵、一个在烧开水、一个在递元宵(汤圆); 还有在屋里准备其他美味佳肴的大人们。孩子们脸上写满了高兴, 玩着各种游戏: 在头顶着碗行走和玩着折纸的男孩们口袋里, 分明能

有一种传递叫善举

周文联

次想到了那次采访, 确实, 三十岁以上的上海人都会记得那曾经的元宵节, 那时一家人的忙碌和趣事: 大人们一个在和面、一个在包元宵、一个在烧开水、一个在递元宵(汤圆); 还有在屋里准备其他美味佳肴的大人们。孩子们脸上写满了高兴, 玩着各种游戏: 在头顶着碗行走和玩着折纸的男孩们口袋里, 分明能

缤纷的菜和兔子灯, 在篮子的旁边是一个以前家家户户都会准备的洗澡盆, 紧挨着的是一把夹煤饼的夹子, 上面是放筷子的竹筒——真是好细致。 毕业于上海大学的陈炼, 是土生土长的海派画家, 他的父亲是著名的美术教育家陈友群, 老人家目前还在从事幼儿的绘画教育, 他的绘画功底和传授技巧是独特而丰厚的。他对儿子的绘画作品也大为赞赏, 非常肯定儿子能用自己的画笔为上海的发展做“色彩的记录”, 而且还有许多值得珍藏的邻里情和里弄事。



钱汉东 书法

陈炼先生说: 记得大概是 2000 年的时候, 随着上海的城市建设步伐日新月异, 看着一座座摩天大楼的崛起, 看着一幢幢伴随着童年成长记忆的老

没有所谓的最终。最终也不过是一种状态的暂停, 下一种状态依然等在前方。 就这么行走狂奔波啊, 用一场感知替换或颠覆着另一场感知。总是在变, 所谓坚守其实亦可算作恰好经过的某月某日某心情, 之间有某样的因素维持人长久而且寻常的生存。 不必讲求诸多所谓最初梦想。有些执著, 只需心存怀念。

新瓶

卞建林

回来时那瓶还没有被人买走, 那就是我的。走了一阵折返, 主人已把东西摆停当。我拿起瓶子, 是一个金属胎的漆器, 烧口花瓶, “玉虫莹”, 枣红地上用金粉画着花草, 十分漂亮。价格是二千日元, 约合人民币一百多元。主人说它是个新瓶, 虽然瓶上一点擦痕划痕也没有, 但从盒子看, 也有年份了。见有

人赏瓶买下这瓶子, 主人很高兴, 再讲了一大段话, 只是听不懂。地摊上似乎还有一个漆器木盒, 一套瓷盘碟, 三根金项链, 日本南部铁器和其他不少零碎东西。不过, 地摊没有吸引过往人流, 偶有人扫一眼, 很少有人驻足。

现在, 这新瓶正亮闪闪地在书架上, 常令我想起异国老人那有点蹒跚的姿态。不管怎样, 人总归老, 而瓶不同, 只要保存得好, 仍可面貌如新, 或者从没有用过的意义上说它还是新的。我虽然喜欢这“新瓶”, 但我更感兴趣的是瓶背后的这上了年纪的日本男子的事, 可惜听不懂他所讲的一段话, 也未能有所询问攀谈。



曾经的元宵节 (油画) 陈炼

屋, 老洋房的拆除, 留给我的可能只是一种无奈。也许正是这种无奈让我有了一种创作冲动, 把那些已消失的, 或尚未消失的, 或有幸得以保留的上海老屋、老洋房、人文风情在我的画笔下重生。

无论是屠开元教授、左英奶奶, 还是陈友群、陈炼父子, 只要我们真诚、踏实、智慧、感恩、善良、坚强, 在生活中的每一天都在传递着信息, 而这种传递就是一种善举。

读岳麓山的植物文献, 少不了要介绍六朝松。我经常到岳麓山去爬山, 总错过了欣赏六朝松的风采。曾多次安排时间, 想单独去拜访, 都没能成行。前几天, 我与刘继德、李桂龙两人到湖南师范大学制作样书, 因为印刷厂老板没有回来, 要等两个小时, 我们就利用这两个小时去爬岳麓山, 从南门上山, 特意到麓山古寺寻找那棵仰慕已久的六朝松, 一睹它的容颜。

跨进麓山古寺, 我们直奔后殿。从右走上陡峭的楼梯, 来到观音阁前坪, 坪中林立两株罗汉松, 枝干虬曲, 针叶繁茂, 苍翠吐新, 非常引人注目。我感觉到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 走上前去, 仔细瞻仰。树植坛中, 挺拔直立, 主干苍翠, 枝叶如伞, 舒展开来。沿坛走一圈, 古陶色坛沿有些历史, 东面坛壁楷书“六朝松”三字。

据说文献记载, 此地俗称松关, 双株对峙, 如门如关。我站立, 又欣赏右边这株罗汉松, 它栽于南北朝时期的六朝, 到唐代已绿树成荫, 成为麓山寺的风景古树, 后来被文人墨客尊称六朝松, 加以保护, 引来多少文人泼墨题诗。六朝松栽植时有两棵, 左右对称, 成双成影。唐朝时期, 雷电把左边的罗汉松顶劈成两半, 寺院住持每天用颂经水浇灌, 树奇迹般复活。在唐代诗歌里, 都有记载: “云光栖断树, 灵影入仙杯。”

(骆宾王《春晚从李长史有岳麓道林》) “塔级宫墙壮丽敌, 香厨松道清凉俱。”(杜甫《岳麓山道林二寺行》) “桂寒知自发, 松老问谁栽。”(刘长卿《自道林寺西入石路至麓山寺过法崇禅师故居》) “古木与天齐, 门前百尺梯。”(赵抃《岳麓寺》)

现存两株古罗汉松均为雄株, 右边那棵树龄 1700 年, 树高 9 米, 胸径 0.88 米, 冠幅 100 平方米, 是仅存的六朝松。左边那棵树高 8.5 米, 胸径 0.4 米, 冠幅 90 平方米, 为乾隆年间补栽, 已有两百年历史。清代那年冬天大风拔掉左边的罗汉松, 被冻折的松树遗材一段成为麓山寺的香案, 另外两段在岳麓书院讲堂成为东西序的两张讲床, 供文人墨客瞻仰。

清代, 记录六朝松的诗歌很多。光绪初年, 六朝松摧于冰雪, 长沙文人感于此, 纷纷赋诗, 抒写自己怀抱。共说六朝留古迹, 已非双树立僧门。“虎岑堂护虬髯影, 鹤井泉空蛻骨迹。倚石坐看偏缺一, 眼前灰劫竟谁论。”成为一场浩浩荡荡的诗歌祭祀。1938 年, 长沙文夕大火烧焦了六朝松枝干枝叶, 住持发动寺院众人仿效唐朝那次救松的经历, 每天用颂经水浇灌, 一段时间后六朝松再次复生。我瞻仰完六朝松, 久久不愿离去。 明请读一篇《种一株心兰》。

十日谈

草木篇